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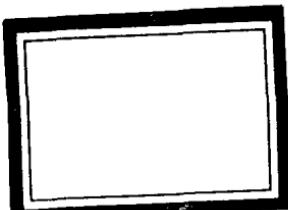
刊 8 2

# 曹县党史資料

第二輯



中共曹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



# 曹县党史资料

第二辑

中共曹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六年九月

# 目 录

《横戈马上》摘抄 ..... 杨得志 (1)

## 怀念刘齐滨专员

深切怀念刘齐滨同志

..... 王健民 沈建华 (19)

我记忆中的刘齐滨老师 ..... 孙正民 (34)

缅怀刘齐滨同志 ..... 何白沙 (64)

附 回忆刘齐滨的作品 ..... 李子周 (76)

济南之游 ..... 舟 子 (80)

## 固守三村斗争

鲁西南坚持三村斗争始末 ..... 王健民 (89)

## 120天的战斗

—— 坚守“三村”回忆 ..... 任耀庭 (123)

鲁西南三村斗争 (军史资料) ..... (155)

## 专题资料

- 在抗日战争的日子里 ..... 李荣村 (161)  
回忆赵支队在鲁西南的战斗 ..... 骞引丁 (177)  
从十区委到五县边工委 ..... 李济民 (195)  
我党在曹东南的交通工作回忆  
..... 李怀印 (203)  
曹城地火的微光 ..... 殷 群 (218)  
黄岗集完小  
..... 董士才 王振坤 曾鸣和 (243)  
八路军首次入城后的群众工作回忆  
..... 韩承金 (256)

## 《横戈马上》摘抄

杨得志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芦沟桥事变发生了。

.....

为了抗日救国、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，我们在“抗大”的学习提前结业了。结业典礼是在我们这个队由延安向三原搬迁的途中——洛川举行的，可见时间、任务之紧迫。

八月，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（后称第十八集团军）。朱德同志为总指挥，彭德怀同志为副总指挥，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，左权同志为副参谋长，任弼时同志为政治部主任，邓小平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。原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为主，改编为八路军第一

一五师，师长林彪，副师长聂荣臻，参谋长周昆，政训主任（后改为政治委员——作者注）罗荣桓。我被聂荣臻同志要回老部队，到这个师所属的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任团长，副团长是陈正湘和肖远久，政治部主任是邓华。（205—206页）

一九三八年春，日寇为继续扩大侵华战争，调集曾参加过淞沪战争的主力和驻华北重点地区的部分兵力，企图占领战略要地——徐州，彻底打通津浦线。这样，它在华北地区的兵力便相对减少。为了在冀、鲁、豫平原开辟、发展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，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抗日的部队在徐州一带作战，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关于在河北、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。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，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的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。其中

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一部分和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，接受了由太行山向冀南、豫北发展的任务。

因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同志有病，这年夏天，朱德总指挥命令我由六八五团去三四四旅任副旅长，代理旅长职务。

(220页)

朱老总谈到我们的具体任务时说：海东同志身体不太好。你是代旅长，要把所有的工作“带”起来。前一段，中央派徐向前、宋任穷、陈再道等同志到冀南去了。你们去的这一片，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，是古战场。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。著名的城濮之战、楚汉相争、官渡之战、朱仙镇破金，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。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，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，扼住日军南下和西进，起着很

大作用。所以，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。任务艰巨啊！

我对朱老总讲，冀鲁豫地理位置的重要我知道一些，但对在平原作战，特别是在敌后作战，自己还缺乏经验。

朱老总说，困难不会少的。而且你这次去，号称一个旅，但你的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不能马上和你一起走。你和崔田民只能带一点部队先去，所以叫开辟根据地嘛。朱老总特别强调了“开辟”两个字，他还指出在那个地区很早就有我们党的工作，也有一些革命武装力量，群众基础也还不错。另外，还有不少有志于抗战的上层人士。至于平原作战，可以学嘛！当初上井冈山的时候，谁想过要强渡大渡河，要过雪山草地，要在平型关打坂垣师团呢！

(221—222页)

朱老总……继续说：到那个地区后，对日军作战我倒不怎么担心，因为据了解，那里日军主力比较少，但汉奸、顽固派、各式各样的杂牌军——有些老百姓叫“土匪”——多得很。群众反映，那地方的“司令多如牛毛”哩！怎么办呢？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里说中国要战胜日本有三个条件，而主要的是“中国人民的大联合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480—481页——作者注）。工作艰苦，形势和斗争也会错综而复杂，不过我看没有啥子了不起的嘛！（222页）

过了新年不久，一九三九年二月初，我和崔田民又一次奉命东进冀鲁豫边区。

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：到冀鲁豫扩大部队，待命回山西。（226页）

我们过平汉路，从五陵集渡卫河，在浚

县与内黄之间的井店一带与刘震同志带领的一个大队会合。这个大队当时只有一个营的兵力，是从三四四旅三个团各抽一个连组成的。我们从这里经濮阳到达鲁西南边边上的东明地区，同地方党建立起来的两支游击队，组建成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。

冀鲁豫支队由我任支队长，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（后为政治委员），卢绍武任参谋长。支队下辖三个大队。一大队长刘震，政治委员李雪山，二大队长覃健，政治委员常玉清，三大队长鲍启祥，政治委员刘汉生。共约二千多人。以后还增加了四大队和五大队。四大队是一个在“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拿起枪来一致抗日”的口号鼓舞下，背叛地主家庭的同志，拉起队伍组成的。五大队主要是由当地（曹县——编者注）一支成分相当复杂的部队改编过来的，大队长是胡继成。这时整个支队约四千余人。在我的记忆里，

这是冀鲁豫边区由我们党统一领导的一支比较早的抗日武装力量。

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精神，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发动群众，开展游击活动，壮大抗日武装，建立民主政权。

开展工作比较困难，花力气最多的是鲁西南地区，也就是现在菏泽市周围的东明、定陶、曹县、成武、金乡、巨野直到梁山这一片。（228页）

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，四月底我们夜袭了金乡县城的日寇守军，接着在金乡白浮图袭击了日寇的一个汽车队。……六月，我们又连克曹县、定陶，歼灭了两个县城的反动武装两千余人。群众看到我们真的打了胜仗，原来的疑虑打消了，相信我们的战斗力了。有些青年要求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了。我们帮助曹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和游击队，成立了民兵和民兵联防组织，还组织了

“青抗先”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）、妇救会等各种抗日团体。曹县县委也由秘密转到公开活动。曹县成了我们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之一。

当时日寇在鲁西南的力量并不大，有的县城只有个把班或者一个小队，最难对付的还是那些“牛毛司令”的队伍和“响马”武装，当然也有真正的土匪。（230页）

我们确定首先惩治那些民愤最大的汉奸头子。有一个名叫白毛（茅——编者注）集的土围子，不但群众发动不起来，平时我们进都进不去。后来一打听，就是由于几个汉奸头子趁我们不在时，经常打着日本旗威吓群众，谁要反抗，甚至说几句我军的好话，便被送给日寇或在当地杀害。我们警告过多次，他们仗着自己有武装，硬是不听。于是，我们决定打他们一下。打这样的土围

子，当时我们的力量还是足够的。战前，崔田民、卢绍武对部队说：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抓汉奸头子。抓住了决不客气，叫做杀一儆百吧！攻进土围子后，几个汉奸头子全被我们抓住了。于是，我们趁热打铁，就地召开公审大会，宣布其罪行，当场枪决。群众拍手称好，不少青年人马上报名参加了我们的部队，大大震慑了附近的顽固分子。

(231页)

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，大多数人是可以争取过来的，起码可以使他们不再与我军为敌。记得有个绰号叫“王四拐子”的“牛毛司令”，过去曾在冯玉祥部队干过一段，以后拉了一二百人，搞了块地方“占山为王”当了“土皇帝”。他既怕日寇打他，也怕国民党军队赶他。我们抓住他这个弱点，先派人同他联系，然后我和崔田民直接

去做工作，鼓励他抗日。他见我们不但没有“吃”掉他的意思，而且不歧视他，便向我们靠拢，先是给我们送点情报，后来真和日本鬼子打起了游击，有些仗打得还满不错哩！（233页）

我和警卫员连日连夜返回鲁西南，崔田民和卢绍武同志已经把部队带到单县、曹县地区………我们三个人商量要打一次汉奸，而且要打一个民愤大，又有钱又有物的。

打谁呢？

“打‘高二穷种’！”卢绍武说。

“高二穷种”是单县西南青堌集的一个大汉奸。虽然有个“穷种”的绰号，实际上，他地多、粮多、钱多，一点也不穷。这个家伙和日寇勾结很紧，家里挂着两面日本旗，还有日军授给他的委任状、指挥刀，依

仗日寇的势力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他本人丑陋不堪，又半身不遂，却霸占了三十多个年轻妇女做他的老婆和姨太太，群众恨透了他。打这样的汉奸，既可以为民除害、出气，也可以解决我们经济上的困难。崔田民和我都同意卢绍武的提议。

我们把“高二穷种”捉住后，在当地游街示众，揭露他的罪行，并勒令他家里拿钱来赎他的命。

我们这一行动不但得到了七万块银元，而且把当地群众也发动起来了。我们用这些钱买粮、买布、买棉花，群众积极地为部队赶制棉衣。一万七千多套棉衣很快做成了，针针线线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。当部队穿上基本上是一色新的军装，向东明和濮阳地区转移时，沿途的群众高兴地说：“八路军越来越威风了。”部队的战斗情绪和坚持敌后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更加强

了。 (237—238页)

为了统一领导冀鲁豫抗日武装，按照中央北方局的指示，设立了冀鲁豫军区，我任司令员，崔田民为政治委员，卢绍武为参谋长，唐亮为政治部主任。下辖直南、豫北、鲁西南三个军分区。与此同时，还成立了冀鲁豫地区党委和边区行署，统一领导直南、豫北、鲁西南地委和各县抗日民主政权。

在残酷、紧张、复杂、多变的对敌斗争中，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但是也有极个别的，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，走上了可耻的道路。王凤鸣就是一个典型。这个人当过红一军团的青年科长，参加过长征。在战斗中也负过伤。我从六八五团到三四四旅去时，他还和我一路同行过。后去到山东地方党领导的湖西区当游击支队政委。他在湖西搞“肃托”，整了不少党政军干部。他还打

电报给我，说鲁西南地委书记以下的不少干部是“托派”，要我们“逮捕起来交给他们处理”。我和崔田民同志商量，认为一是不能随意怀疑自己的同志，二要记取历史教训，三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，决不能这样做。于是，我们一面向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，同时也给他回电报表明了我们的意见。我们到湖西时还当面跟他谈，要注意吸取中央苏区搞所谓“肃托”的教训，陕北地区刘志丹同志等错误处理的教训。他就是听不进去。以后，罗荣桓政委亲自去解决问题，严肃地批评了他。他当时表面接受，可是没过多久，在日寇大“扫荡”中逃到徐州地区，投降国民党，当上了伪军，还竟然到处写信，为敌人做瓦解我军的工作，成了可耻的叛徒。（239—240页）

为集中兵力使部队在更大范围里坚持平